

图书情报学(LIS)核心内容及其人才培养

叶继元

摘要 采用历史文献法、比较法,从图书情报学(LIS)学科的历史、现状及与相关学科的对比如三个方面,论证了LIS的核心内容。从文献与知识、信息与知识两方面看,知识的揭示、评价、组织、利用等是其核心内容;从文献的组织程度上看,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各种专题数据库的编制及快报、述评论文的编写是其核心内容;从知识的形态、内容和效用看,知识内容和效用分析、评价、利用等是其核心内容;从组成信息、知识、智能系统的四大要素来看,知识与人员是其核心内容。在核心内容的基础上提出了核心课程、人才培养、学科与事业发展的构想。参考文献8。

关键词 图书情报学 核心内容 人才培养 知识内容 知识效用

分类号 G250

ABSTRACT This paper points out the core contents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LIS) in terms of the history, current status and comparison to other disciplines based on literature review and comparative study. Knowledge discovery, evaluation, organization and use are the core contents in the perspective of document, information and knowledge, meanwhile secondary literature, tertiary literature compilation of reviews are the focuses in terms of information organization, while knowledge content. and effect analysis, evaluation and utilization are hot topics of LIS in terms of knowledge content and effect. Based on the definitude of core context, the solutions were proposed to advance core curriculum, talent cultivation and development of discipline and librarianship. 8 refs.

KEY WORDS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Core content. Talent cultivation. Knowledge content. Knowledge utility.

CLASS NUMBER G250

1 问题的提出

近十多年来,随着全球信息化、网络化和知识化的迅速发展,LIS(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 图书情报学)^①有了长足的进步。从学科建设的外部条件或制度设计上看,图书情报学已具备了立于学科之林的所有要件,不论是

从大学专业设置到各级学位点等的建立,还是从国际、国内学术团体的组建到学术期刊的出版,都与其他学科无异。但是,在图书情报学因外延扩大而取得很大发展的同时,也带来一些不利因素:合并的图书情报学学科被“泛化”,其内涵模糊,到底是以传统图书馆学及情报学的研究内容为核心,还是以新兴的信息学/情报学的内容为核心,还是对新老学科的内容进行实

^① 有关 LIS(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翻译有多种,如图书馆与信息学、图书馆信息学、图书馆学与信息学、图书馆与情报学、图书馆学与情报学、图书馆学情报学、图书资讯学等,这与 Information 在一定的语境下可以译为信息、情报、资讯有关。本文为行文方便,一律译为图书情报学,类似于台湾的图书资讯学。档案是一种特殊的文献,档案学核心内容与图书馆学大体相仿,故本文未讨论档案学问题。如果对整合后的学科没有更好的名称提出,暂时仍以“图书情报学”命名。

质性融合,将共性之处提炼出来作为核心内容?目前业内对这些问题有过议论,但没有形成清晰、广泛的共识,这可以从国内外有关本学科不同的名称和定义、不同的院系和课程名称及内容、不同的生源和毕业去向、不同的研究重点等方面得到证明。诚然,在学科的核心内容被广泛认可的基础上呈现出多样性是繁荣、和谐的标志,但缺乏基本认同下的多样性则是无序的现象。根据库恩有关科学一般要经历“常规期—危机期—革命期—下一轮常规期”的学说,目前图书情报学仍处于转型时期或“危机期”,即危险和机遇同时存在的时期,仍然是“前学科”向“成熟学科”过渡的时期。搞清图书情报学的核心内容问题,对于图书情报学核心课程及其课程体系的建立,对各层次人才的培养,对学科和事业的健康发展均具有重要意义。

前几年,笔者曾对图书馆学、情报学与信息管理学、信息科学等的关系,美国 I-Schools 与学科整合,信息管理学科核心能力等有过论述。近期阅读了学科建设的有关资料,尤其是台湾学者王梅玲教授 2005 年推出的专著《英美与亚太地区图书资讯学教育》^[1]和大陆学者孟广均教授等 2009 年的新作《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最新理论与实践研究》^[2],引发了一些新的思考。结合近年来笔者专注于引文数据库、信息组织、期刊评价及学术评价等教学和研究实践,笔者对图书情报学的核心内容有些新想法,特提出出来与同仁交流。

2 有关研究回顾

所谓学科的核心内容是指本学科特有的,其他学科没有或具有但不如本学科强,其他学科很难模仿、难以形成竞争性的关键内容。一个学科是否有核心内容是判断其是否成熟的一个重要标志。比如物理学、化学、经济学、文学等都有其明确的核心内容,因此这些学科都是相对成熟的学科,人们一般不会问这些学科是研究什么内容的,但图书情报学却经常遭遇如此诘问。

那么由拓展和合并建立起来的图书情报学

的核心内容是什么?国内外同行的认识不尽一致。

根据王梅玲教授、孟广均教授等的研究可以看出,英、美、澳、日、韩、中国大陆和台湾地区对 LIS 的名称及其内涵定义、院系名称、课程设置及其认证标准、学位颁布、研究领域等并不统一,就是在一个国家或地区内,也存在不同的看法和做法。尽管他们的研究没有明确提出“核心内容”问题,但通过分析,这个问题实际上是存在的。王梅玲教授在书中指出:“的确图书资讯学(LIS)从图书馆学而来,‘图书馆’是一种机构,图书馆事业是一种专业,而图书馆学是一个学门,这个学门的本质究竟是专业?是科学?是学门?这些问题从 1920 年代即不断讨论。又图书资讯学是图书馆学?或是资讯科学?二者关系为何?‘图书馆’在学门中如何定位?资讯科学要如何加入?二者的结合如何寻出一条新路?这些问题热烈探讨,但未有共识与定论,无形中影响图书资讯学教育的发展。”^{[1]18}可见,正是由于对学科核心内容认识不清晰,才造成名称、理解、课程、人才培养等诸多的不同。从美国情况看,2006 年美国图书馆学会(ALA)认可的 LIS 49 所院系中,仍保留 library 字眼的有 37 所,占 75.5%,只有 information 字眼的 12 所,占 24.5%^[2],似乎图书馆学的内容占优,但 ALA 在《图书馆与资讯研究硕士学程认可标准》中,将认可主体从图书馆学改为图书馆与信息研究(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并界定这个学门为“系专指研究记录性资讯(信息)与知识,及裨益其管理与利用之服务与技术的一门学科,此学科涵盖资讯与知识之创造、沟通、识别、选择、征集、专指及描述、存储及检索、保存、分析、解释、评估、综合、传播与管理”^[3]。定义中未出现图书馆字眼,图书馆被看成是信息管理与研究领域中的一部分。这种以资讯/信息学为主的想法遭到一些图书馆学研究人员,尤其是图书馆实务人员的不满,其代表人物是加州大学 Fresno 分校图书馆馆长、曾任美国图书馆协会主席的 M. Gorman^[4]。2005 年后兴起的 I-Schools 运动,在某种程度上可以说是对这种不满意见的反思与回应,I-Schools 一改传统上单纯强调技

术的弊端,明确主张其宗旨是强调信息、技术和人,三大因素缺一不可,且三者相互作用,其作用的目的是促进“人”的能力的提高和“领导人才”的培养,从而促进社会发展。这实际上是对图书馆学一直强调的以信息资源本身和人的需求为中心的核心内容的回归,是融合图书情报学的一种努力。从目前看,这种努力还在继续。王梅玲教授曾主张:“如今教育新方向逐渐明朗,应重新对学门名称、内涵界定,并且进行跨国性的对谈。”^{[1]397}

从中国大陆看,有关 LIS 学科核心内容的探讨也一直在进行中。尽管从学科建制上看,LIS 已暂无大碍,但从学科内部知识体系上看,其隐患依然存在。例如,侧重于信息/知识内容分析的情报学专业在大学本科目录中,已被侧重于信息/知识形式研究的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所代替,但在研究生学位目录中情报学则赫然在目,却不见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的字眼。几乎所有的院系名称中没有了图书馆学、情报学、档案学的字眼,课程名称中也很少出现图书馆学等字眼(“数字图书馆”除外),核心课程体系尚未确定,图书馆学档案学专业的学生人数明显少于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的人数。来自于不同学科、专业,具有不同知识背景的教师和研究人员的主要精力并没有凝聚到学科核心内容上来。中国科学技术情报研究所于 20 世纪 90 年代改名为中国科学技术信息研究所,十多年后,该所明显感到,情报学被忽视被弱化了,近年来正在试图重振情报学。这些现象表明,到底什么是 LIS 学科核心内容仍有不确定之处。

3 LIS 核心内容是什么

要回答 LIS 核心内容是什么的问题,先简要回顾一下中国大陆图书馆学、情报学及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专业各自的研究对象、核心内容及发展变化历史也许是有益的。

大陆学者一般认为,图书馆学是研究图书馆事业及其规律的学科,其核心内容是图书/文献及其采集、分编、利用方法,用户/馆员,建筑与设备,图书馆建设原理与历史的研究。在手

工条件下,文献的采集、分编、利用等主要以揭示文献的形式为主,侧重于内容的文献评价与选择、分类标引、主题标引、导读、参考咨询一般停留在书刊“种”上,很少深入到数据、事实等实质性内容之中,很少提供主动、深层次的信息、知识服务。情报工作发端于文献工作及图书馆参考咨询工作,专门深入到文献,尤其是期刊论文、学位论文、专利等的内容,针对用户的需求挖掘对决策有价值的信息。这些精选过的信息,一般是以二次、三次文献形式来呈现。情报学不仅依靠记录型信息(如一次文献),而且采集非记录型信息,其核心内容是情报的采集、组织、检索、传播、利用。情报与知识有交叉关系,与智能(包括信息、知识、策略、行动四大要素)极为相似。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是利用计算机、网络等信息技术进行信息的收集、传送、组织、储存、利用的学科,其核心内容是技术、信息的形式处理,侧重于企业、商业等系统。

实际上,世界各国或地区有关这些学科的命名及其核心内容亦多种多样,甚为复杂。同为 LIS,但在美国,多数时候为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cience,而英国则为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澳洲同英国,而日本、韩国、中国的台湾地区则分别为图书馆与情报学、文献与情报学、图书资讯学,基本上是 LIS 的不同翻译。从形式上看,是以图书馆学为主,将“信息学(情报学/资讯学)”纳入到图书馆学中来,但亦有许多学院在其名称中取消“图书馆学”字眼,将其纳入到“信息学(情报学/资讯学)”之中。“这个学科领域已从传统图书馆是一个机构的研究范围扩展,新的范畴包括了解资讯的产生、记录、储存、保存和检索,以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5]英国也有类似新行动。首先,英国图书馆学会与信息科学家学会合并为图书馆与信息专业学会;其次,在 2002 年修订公布的课程标准中,规范图书馆与资讯研究课程应涵盖信息产生、传播与利用,信息管理与组织背景,信息系统与信息传播科技,信息环境与政策,管理与转移技能五大领域^{[1]394}。尽管中国大陆和中国台湾地区、日、韩对学科及院系名称描述各不相同,但从内容上看,仍有一种趋势,即将图书馆

学的核心内容与信息学的核心内容进行实质性的融合。

在我看来,有关语言(外语、古汉语)、技术(电脑及网络)、文理基础知识等是 LIS 学科的工具性内容或基本内容,而非核心内容;记录型信息/知识的采集、编目、服务(开发、咨询、利用等),或侧重于“知识的形式或形态”的知识是基本核心内容;而关于信息/文献/知识的内容评价、文献/知识分类、主题(包括本体/语义网)、知识分析、智能检索、二三次文献编写(数据库、进展报告等)、个性化深层次咨询服务等侧重于“知识的内容含义、效用”的知识是主要核心内容。换言之,核心内容是以各学科专家生产出的知识为对象,广泛利用现代技术,通过评价、筛选、组织、传播知识,以满足个人和社会的需要。知识(各种信息资源、文献中的知识,即显性知识及少量隐性知识)、人员(用户、馆员)、技术和管理是核心内容的四大要素,技术、管理是方法性因素,而知识和人员则是核心要素。但“知识”及“知识管理”是个非常宽泛的范畴,到底哪些知识及知识管理是图书情报学的核心内容,需要细化和明确。

4 LIS 学科核心内容提出的根据

LIS 学科核心内容是知识的评价选择、组织利用和人员(用户、管理者)的研究,主要可从 LIS 学科的发展历史、LIS 学科发展实践、与相关学科核心内容的比较三个方面找到根据。

4.1 从 LIS 学科的发展历史看

众所周知,曾为图书馆学一个重要来源的目录学就是研究图书内容的学问,通过撰写提要、注释、分类等达到所谓“辨章学术,考镜源流”的作用。与目录学相关的版本学、校勘学也都与揭示图书的内容有关。中国第一代图书馆学家刘国钧先生在 1957 年发表的著名文章《什么是“图书馆学”》中,明确提到图书馆学要着重研究图书、读者、干部,他说:“图书研究可以分许多方面进行。首先是研究关于一门科学、一个问题、一种生活现象有些什么书,什么是重要

的、值得读的,什么是过时的、甚至是错误的,以及这种书跟同性质的另一种书有什么不同等等。……读书不是一件简单的事。许多人不会读书,以致费了很多心血而没有收获。许多人读错了书,以致思想、行动都发生错误。甚至有些科学研究工作者由于不知道有关文献的存在而走了弯路,或者重复做过的工作或者重蹈犯过的错误。”“读者是图书馆的服务对象;图书馆是为了读者的利益而存在的。所以必须研究读者。……只有认识到他们之间的种种特点、种种区别,才能发现用什么样的方法,用什么样的图书去适当地、正确地满足他们的需要,从而帮助他们提高他们自己。”“干部是使图书和读者发生关系的枢纽,是图书能不能发生应有作用的关键。”图书馆学研究的中心包括“图书采购、图书登录、图书分类、图书编目、图书保管、图书流通与推广、图书宣传、阅读指导以及图书馆工作组织等等。”^[6]可见,图书中的知识发现、评价、传播和利用是图书馆学研究的核心内容。

美国图书馆学大师 J. H. Shera 也认为图书馆学研究的主要是知识。他说:“图书馆也许随着时代不同,管理功能有异,但其基本目标不会改变,即记录人类知识、构想、思维予以传播。这些智识内涵才是图书馆所重视的,远胜过图书等图文纪录的实体形式。”^[7]

中国科学院情报研究所创始人之一、化学家、文献学家、院士袁翰青教授在 1964 年发表的著名文章《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中,详细分析了图书馆工作(包括馆内参考咨询工作)、目录工作、文献工作、情报工作的关系,明确指出,组织“知识单元”是这些工作的共性,情报工作的内容还包括非文献中的知识和“综合性研究”。他说:“文献工作是组织知识的工作。更明确一点可以说,文献工作是将分散记录起来的知识,特别是文献中新发现的知识单元,经过学术分析与抽出之后,用一定的方法组织起来,对使用者提供最大的便利,能随时被检索到并参考利用。文献中的知识单元实质上就是所含的情报。”“何为‘知识单元’?这是拿来区别于笼统的知识一词的用语,指的是将某项知识分析成若干单元。……在一定的专业范围之内,对于本专业知识的分析越

深,单元点也就越细,知识的组织程度也可以越高。文献工作的质量取决于对文献所含知识内容分析的审读以及组织方法的细密和便利程度。因此,我们着重指出知识单元这一概念。”“为什么要特别提到‘新发现的知识单元’呢?众所周知,一篇为科学研究人员所重视的文献,总是含有前人已阐明的知识和文献作者所发现的新知识或提出的创造性理论。对于前人早已阐明的知识,一般说来,应已经过文献工作者加以组织;这些知识单元虽然省略掉未著录,也还是可以查到并加以利用的。至于新发现的知识单元,却决不能遗漏,否则文献工作就失去应有的作用了。简言之,新发现的知识单元就是文献中所含有的最重要的情报。”^[8]他认为文献工作是图书馆内参考咨询工作的发展,图书馆的有些工作也涉及到知识单元,但一般是浅层次的,而“文献工作对于期刊,不但须将所在论文按篇报道,还须深入到论文所含知识单元。这样的要求,对于一般图书馆是难以做到的。”^[8]可见,传统图书馆学发展到文献学再到情报学,对于知识评选、组织和服务是一步步向纵深发展的。以后中国大陆一些学者提出的知识交流理论、知识集合论、知识服务论等都是图书馆学以知识、以人为本的主旨的回归或提升。图书馆学原本就是要开发利用知识,只是由于在手工条件下,不能充分实现,而以计算机、网络为代表的现代技术的出现与迅速发展,使知识的深度开发利用成为可能并可行。

4.2 从国内外 LIS 学科发展实践看

尽管世界各国或地区对 LIS 学科的名称等意见未尽统一,但 LIS 学科发展实践却具有明显的共性:大家都试图将学科形式上的合并转向学科内容上的实质性融合;都在关注和运用计算机等现代技术来组织开发利用知识,如编制各种主题数据库、评价各种信息资源、自动分类、自动标引、建立本体检索、数字参考咨询、网上个性化信息、知识推送服务等。以前想达到但不能达到的知识深层次开发利用,目前都在逐步达到。例如汤森路透公司(Thomson Reuters),主要编制包括 SCI 等在内的各种专题数据库,向社会各界和政

府提供精选的信息和知识,数万名人员分布在数十个国家,每年收入数亿美元。在中国大陆,各种中文引文数据库、全文数据库、法规数据库、各种竞争情报数据库等方兴未艾,正发挥着越来越大的作用。数据库的建设,浓缩了信息、知识评价、筛选、组织、检索、利用、系统设计、服务等多方面的内容。例如,图书馆的分类原来主要考虑排架与检索,涉及到一些内容,但不深入。而目前的分类已涉及到更细更深的内容,如期刊的分类原来只分到“种”,只用图书分类法即可,但现在却要求分到论文及其知识单元;不仅用图书分类,亦要用学科分类,更注重利用主题对知识单元进行分类,注重用本体语义网组织知识单元,以后很可能还要从语用的角度来组织知识。又如,笔者近几年比较关注引文及学术评价问题,实际上就是研究 LIS 的核心内容——知识如何产生、知识如何有序增长和创新的问题。这里除对知识的形态研究外,还有大量的涉及知识内容的含义、效用的研究。

因此,从国内外 LIS 学科发展实践看,图书馆学、情报学的核心内容、任务、目的都没有变,变化的只是完成内容、任务,实现目标的手段、工具。现代技术在图书情报领域大规模的实际应用已使 LIS 核心内容即使不是昭然若揭,至少也是尽显端倪。

4.3 从 LIS 学科的相关学科核心内容看

随着信息化、网络化、知识化的迅速发展, LIS 学科与许多相关学科互相渗透融合,其关系越来越密切,明确的界限也越来越难划定,这是一方面。另一方面,每个学科仍然像一个个“部落”,有自己的一套话语系统和规则。比如新闻传播学、计算机科学、信息学、管理工程等相关学科,它们与 LIS 一样,都是以信息、知识为研究对象,这是共性的一面;但由于这些学科研究的方法、角度、重点不同,从而使各门学科又具有个性的一面,这个性的一面就是各学科的核心内容。

新闻传播学在研究“传播”上,与 LIS 所讲的传播有些相同之处,都是要将信息、知识传播给受众。但新闻传播的重点在采访、记录具有

新闻价值的信息、知识,并通过直接播报或报纸、期刊等传媒传播。LIS 则主要是以报纸、期刊等传媒中的原始(一次)信息或文献为对象,经过评选、组织加工后再传播或传递,或提供各种服务。这是二者核心内容的区别。

同样,计算机科学、信息学、管理工程等也是以信息的处理、组织等为对象,这与 LIS 有共同之处。但它们主要侧重于信息的形式,硬件、软件、通讯、系统是其核心内容,即使它们也关注信息的内容含义、价值,却不是重点,而 LIS 既关注信息、知识的形式,但更注重其内容含义和价值。实际上,LIS 学科在信息、知识评价、组织、检索、开发利用领域的优势已被信息管理与信息系统、计算机科学等相关学科或专业的人士所认可。例如,2007 年国家信息化专家咨询委员会联合教育部、国务院信息化工作办公室成立了“信息化与信息社会”系列丛书编委会,首批推出 17 部图书,其中《管理信息系统》、《决策支持系统》、《信息系统安全》、《信息系统分析与开发技术》等侧重于信息形式、系统等教材由信息技术、信息系统等专家编写,而《信息组织》、《信息检索》、《信息资源开发与管理》等侧重于信息内容的教材则由 LIS 学科专家编写,这可从一个方面证明 LIS 学科在信息、知识内容评价、组织、检索、开发方面已具有优势,并已得到相关学科专家的认可。这优势实际上就是 LIS 的一些核心内容。

此外,近年来兴起的信息内容产业的有关研究,也从另一个方面说明必须对目前图书情报学庞杂的内容进行分层。例如,可以将图书情报学的内容分成内容基础层、核心层和延伸层,核心层应是我们的主攻方向。

5 LIS 学科人才培养

与其他事业一样,LIS 学科的建设与发展,关键在于人才。如果 LIS 学科的核心内容被明确并获得了普遍认同,那么这势必将有利于 LIS 学科人才的培养和人才作用的充分发挥。

首先,有利于招生,吸引可造之才。如果 LIS 学科的核心内容是信息、知识内容含义、效用的研究,或是二次、三次专题数据库、全文数

据库的编制,或是知识、人员、技术、管理四大要素,那么就可以将这些核心内容用简单明了的言语和文字昭示于学术界,尤其是考生及家长,以保证招到的学生绝大多数都对 LIS 学科感兴趣、自愿,且能力适当,这就为学生以后安心、主动地学好专业知识奠定了良好的基础,并能改变入校后相当部分学生学习动力不足、自主性不强等弊端。

其次,有利于核心课程的建设与完善。近些年,大陆业界对 LIS 的核心课程有过多次探讨,也提出过“9+1”,或“10+1”等核心课程方案,但尚未最终确定和统一。一旦核心内容确定,核心课程就好建设和完善了。例如,可以围绕信息/知识、人员、技术、管理四大核心内容,形成《信息与知识评价与建设》、《信息组织与检索》、《信息与知识用户》、《信息与知识的利用与服务》、《数据库与数据挖掘技术》、《信息系统分析与开发技术》、《信息与知识管理》等核心课程,还可根据 LIS 学科所属二级学科或领域形成更专指的核心课程,进而逐步形成硕士、博士研究生专业/职业(professional)学位和学术(philosophical)学位的核心课程和非核心课程,以及针对不同学生需求和在职人员需求的课程体系,以培养学生的核心竞争力。

再次,有利于毕业生的分配,为人才发挥作用提供稳定的平台。众所周知,信息产业涉及面极广,需要许多学科的毕业生,LIS 学科不可能包打信息产业之天下,应该“有所为有所不为”,这样既可以有稳定的分配领域,又可以在稳定领域的基础上适当开辟新的信息领域。

最后,有利于凝聚有限的专业人才专注于核心内容的知识创新,促进 LIS 学科的实质性进展。尽管近些年 LIS 学科有了长足的进步,但与其他成熟学科相比,还是“可爱但娇弱的熊猫”,毕竟有能力和条件从事 LIS 专门的知识创新的博士、博士后、教授、专家数量还很有限,且其研究任务繁重:既要继续研究尚未成熟的 LIS 学科基础理论和方法,更要研究大量的实践中出现的具体课题;既要继续研究手工条件下的分类、标引、规范档等问题,又要研究自动分类、自动标引、引文可视化、知识图谱、网络计量学等最新课题。在此

情况下,将来自于不同领域、目前从事 LIS 的教师、研究生和专业工作人员的主要精力凝聚到核心内容上来就显得尤为必要。因为研究者只有全神贯注于核心内容,才有可能产生出真正意义上的创新成果。有了创新成果,才能提供给相关学科参考、引用和推广,才能巩固 LIS 在学科之林的地位和影响力,也才能产生出更多的 LIS 学科的精英人才和真正的学术大师。

近期《国家中长期教育改革和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和《国家中长期人才发展规划纲要(2010-2020年)》的颁布,为包括 LIS 学科在内各学科、专业的人才培养制定了任务和目标。教育要以人为本,以人的自由全面发展、以培养人的基本素质和个性为本,尊重人的主体性,不仅提供专业知识,更要提供合格公民知识等的教育理念和目标已基本确定。尽管高等教育的改革正在进行当中,但是以人为本等教育理念必将对 LIS 学科的教育和人才培养产生积极的影响。可以预言,LIS 学科核心内容的确定,将有助于 LIS 学科的通识教育与专业教育、学术教育与职业教育、本科教育与研究生教育、在校教育与在职教育之间的平衡,有助于尽快形成合理的人才培养梯队。

6 结语

LIS 学科的核心内容是其他学科所没有,或有但不如 LIS 强的内容。从文献与知识、信息与知识两方面看,知识的揭示、评价、组织、利用等是其核心内容;从文献的组织程度上看,二次文献、三次文献、各种专题数据库的编制,以及快报、述评论文的编写是其核心内容;从知识的形态、内容和效用看,知识内容和效用分析、评价、利用等是其核心内容;从组成信息、知识、智能系统的四大要素即知识、人员、技术、管理看,技术与管理是手段、工具,而知识与人员才是核心内容。如果经过广泛研讨、集思广益,将 LIS 学科的核心内容加以明确,并被公认,则 LIS 学科的核心课程、人才培养的体系就能逐步建立和完善起来,LIS 学科本身也能从学科的“危机期”通过“革命期”过渡到“常规期”和“成熟期”。

参考文献:

- [1] 王梅玲. 英美与亚太地区图书资讯学教育[M]. 台北:文化图书馆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2005.
- [2] 孟广均. 国外图书馆学情报学最新理论与实践研究[M]. 北京:科学出版社,2009.
- [3] ALA. Standards for Accreditation of Master's Programs in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tudies 1992[R/OL]. [2003-11-18]. http://www.ala.org/Content/NavigationMenu/Our_Association/Offices/Accreditation1/standards4/standards.htm. 转引自:王梅玲. 英美与亚太地区图书资讯学教育. 台北:文化图书馆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2005:393.
- [4] 叶继元. 坚守与拓展:中美图书馆学情报学教育科学定位的思考[J]. 中国图书馆学报,2007(2):18-23.
- [5] 吴美美. 寻找资讯研究的大方向[G]//资讯时代的图书馆——新教育思潮与图书资讯学. 台北:师大书苑,2001:28. 转引自:王梅玲. 英美与亚太地区图书资讯学教育. 台北:文化图书馆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2005:25.
- [6] 刘国钧. 什么是“图书馆学”[J]. 中国科学院图书馆通讯,1957(1). 转引自:叶继元,徐雁. 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图书馆学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346-352.
- [7] Shera J H. Philosophy of Librarianship [G]// World Encyclopedia of Library and Information Services. Chicago: ALA,1993:461. 转引自:王梅玲. 英美与亚太地区图书资讯学教育. 台北:文华图书馆管理咨询股份有限公司,2005:2.
- [8] 袁翰青. 现代文献工作基本概念[J]. 图书馆,1964(2). 转引自:叶继元,徐雁. 南京大学百年学术精品,图书馆学卷. 南京:南京大学出版社,2002:684-701.

叶继元 南京大学信息管理系教授、博士生导师。
通讯地址:江苏省南京市汉口路22号。邮政编码:210093。

(收稿日期:2010-07-16)